**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**

**——木心先生祭(赵鲲)**

****

**木心(1927.2.14-2011.12.21)，诗人、文学家、画家，本名孙璞，字仰中。1927年生于浙江乌镇，1948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。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，任职上海工艺美术研究所，参与人民大会堂及历届广交会设计工作。1982年远赴纽约。1986年至1999年，台湾陆续出版木心文集共12种。1989年至1994年，为旅居纽约的文艺爱好者开讲《世界文学史》，为期六年。2003年，木心个人画展在耶鲁大学美术馆、纽约亚洲协会、檀香山艺术博物馆巡回。2006年，木心文学系列首度在大陆出版，始获本土读者认知。同年，应故乡乌镇的盛情邀请，回国定居。2010年，木心散文体小说集《空房》英文版在美国出版。年底，纽约独立电影制片导演赴乌镇为木心先生录制纪录片。2011年12月21日凌晨三时，木心先生在故乡乌镇逝世，享年84岁。**

**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消息呢？木心先生确乎是去世了。在凛冽的寒气中，这个人不告而别地隐没在尘世的雾霭中。当我遥想着乌镇那些唏嘘相见的人们时，不禁想起木心的那句话——如欲相见，我在各种悲喜交集处。**

**木心在写鲁迅的一篇文中曾说：“虔诚的阅读是最好的纪念”。是的，当我们无法再与木心相视一笑时，我们还是得回到自己的书桌前，拿出他的书，好好地阅读他、评说他，并藉以返观我们自身，这是对木心最好的纪念。**

**以文字打败时间**

**艺术家、诗人，这是我最愿意给木心的称谓。但倘若用一个更传统的称谓的话，那么，我愿意称木心为“文人”，杰出的文人。文人，在汉魏六朝、唐宋时期是极高的褒词，明清两代，“文人”遭遇非议，但“文人传统”始终光华灿烂。现代所谓“知识分子”、“知识人”，偏于知识伦理与道德伦理，而“文人”是一个更偏于“艺术伦理”的身份。木心是一个真正葆有传统文人教养的人。他的画是文人画中的文人画，他的诗文也因具有鲜明的文人表情而与当代众多写作者迥异。木心是西方知识分子精神和中国文人传统的奇异结合。这正是木心与大陆文坛“语默势异”的重要缘故，也是木心卓然特出之所在。**

**木心的文学，所表达的最主要的意蕴是什么呢？我以为是“对人的诗意存在的乡愁”。倘若你读了木心那些神游世界的诗篇、回味早年的思旧录、钻到他人心里去想要经历所有人生似的移情抒写、那些他用肉眼和灵眼看见的一切散发着动人气息的景观，当这些纷繁的意象在你心中血肉相连之时，你可能会感到，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氤氲着混茫无际的诗意乡愁，有如他的山水画中那幽暗浑灏的氛围。家国乡愁、时代忧愁、文化乡愁、由个人而及于普遍的生命的悲情，包括那些美的歆享，种种感念、意绪，一律统摄于对人类不可企及的彼岸般“诗意存在”的伟大乡愁。这样的乡愁，牵系于人类，而非一己，也绝非所谓“时代”。**

**相比于那些写当下生活的较为年轻的作家，木心更多的是在写回忆，或者与我们的生活情境较为不同的“当下”。人类文学无非是一部人心的大书，就永恒的生命而言，并无所谓过去与当下。木心极力写过去，是想穷尽人心的可能，同时亦满足他那蓬勃的好奇心和创造欲。其实，他在回溯中呈现的细节愈是精微鲜活，愈让人感到一种悲剧性的哀感顽艳(如明末的张岱)——他写的不是拥有，而是丧失。在现实世界中丧失了，在文学中却得以复活、重生，此即“以文字打败时间”。这应当是文学英雄的事业。木心先生说“一字一字地救出自己”，这多好，多么有劲。他真是以文学、艺术为宗教了。文学是一种希望，“如果不满怀希望，那么满怀什么呢”(《哥伦比亚的倒影》)。**

**文化表情兼备中西**

**木心的写作，以诗歌和散文为主。他的诗写得散文化，散文则充满诗意。当代很多作者的诗也写得散文化，但读来味道并不佳，原因是其散文本身就不高。比文体更重要的可能是语言的问题。木心与当代大陆作家的差异，首要还是在于语言。何立伟说木心的文字“是那么样的一种富有人类感情同文化表情的中国汉字”(《意外之人，意外之文》)。我以为关键是富于“文化表情”的文字。木心的文化表情，是兼备中、西两种神情的，而且他的确相当西化，但作为中国作家，他的文字之所以特异，还是在于其对中国古典文学传统和五四文学传统，即中国文脉的继承、发扬。中国数千年之道统和文统在五四之后遭遇了“断裂”(或曰“裂变”)，并在更为激烈的历史境遇中几乎“断绝”。而木心却以他特殊的境遇、修为，接续了这一文脉。**

**木心的人格气质，是西洋老派绅士和中国传统文人的奇妙结合。这两种作风所生的宁馨儿便是“风雅”。木心真风雅得可以。他的文字魅惑之处，便在其中西混合的风雅。风雅是他的做派、他的文气。他是民国时代诗书相传的富庶家庭过来的人。木心2006年回归乌镇，攒足了一颗冷酷的心，但你若读他的《乌镇》一文，便可知他还是无法接受眼前变化中的故乡。明乎此，便可知风雅的木心为不风雅的文坛所冷淡，终是时势使然。**

**在艺术的王国里做王**

**就美学风貌而言，木心难于概括。但我以为，木心的文学至少包含悲剧精神、古典情怀、浪漫气质、唯美倾向四种要素。**

**如果爱一个世界**

**就会有写也写不完的诗**

**如果真是这样的**

**那么没有这样的世界。**

**(《雪橇事件之后》)**

**世界、爱、自我、倒影、艺术、可及者与不可及者，这是怎样纠结难了的人生，这岂非人类的悲剧？——遑论个人。**

**木心说“艺术，一入主义便不足观”。我们不能说木心持守古典主义，但他却反对盲目趋新。木心对“从前”那“一生只够爱一个人”的世代的怀恋，对《诗经》的热爱和演绎，对文言的精心遣用，分明显示他有挥之不去的古典情怀。木心虽说他是由浪漫而象征，而至于复杂的现代精神，但其文学中的浪漫气质始终宛然可感。他那魔术般跨时空的幻想中的阅历与抒情，他的情诗(如《五岛晚邮》)，实在是罗曼蒂克的。而浪漫，时常趋向于唯美。浪漫为心情，唯美是外表。木心，这是一个多么爱美的人啊，仅由文字便可知其耽美。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，他那样地严装盛服，不肯随便，把每个字词都当作爱人一样修饰，他以此获取高贵、尊严和独立。他坚持自己的美学观、文学观，坚持遗世独立的处世姿态，他要在艺术的王国里做王——他，是在和一个世界赌输赢。**

**失行孤雁逆风飞。是的，这是一个孤绝之人。木心像咀嚼粮食一样咀嚼寂寞，所以他感慨于兰波(《醉舟之覆》)。五十年不归故乡，一去微茫，他像个带根的流浪人，浪迹天涯。常年孤行，经历大难，罕遇知音；那动荡的世纪，这样的人生并不稀罕，罕见的是苦难与孤独中的操守。无论上帝是否死去，人是一直在死的。难得的是念兹在兹，匹夫不可夺志的情操，以情操来救赎自己。木心五十岁之后，“以绝笔的心情日日写诗”，放射出冲天气焰，仿佛在对死神说——那好，纵使我的生命只是行过，我也是生命的强者。**

**逝去了，这个寂寞而又光彩的生命。昭明书院俊朗的牌坊，庄严巍峨的胜寿塔，那古老的银杏树，那些悲欢绵延的人世风景，倒映在冬日的河水中，无情而有情，它们将与艺术中的时空同在。**

木心先生与我们同在一个时代，但是他出现得太迟了，我应该怎样介绍他？

　　木心先生不是一位“新作家”。他的写作生涯超过60年，早期作品全部散失，但80年代再度写作后，台湾为他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。他的部分散文与小说被翻译成英语，成为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本读物，并作为唯一的中国作家，与福克纳、海明威作品编在同一教材中；在哈佛与耶鲁这些名校教授主办的《文学无国界》网站，木心先生拥有许多忠实的读者。

　　但木心先生也不是所谓“老作家”，虽然他今年将届79岁高龄。70年代末迄今，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“老作家”如何在中国陆续“出土”的过程，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、徐志摩、沈从文、钱锺书、张爱玲、汪曾祺、废名……乃至辜鸿铭、陈寅恪、梁漱溟、钱穆等等。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。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，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、阅读的过程，今天才刚刚开始。

　　因此，以我的孤陋寡闻，迄今为止在我们视野所及的中文写作及外语写作的华裔作者中――我暂时找不出另一位文学家具有像木心先生同样的命运。我这样说，不是在陈述木心先生的重要性，而是唯一性，而这唯一性，即暗示着木心先生的重要性。

敏锐的人士在80年代开始“发现”这位“文学鲁宾逊”：就我所知，阿城、何立伟、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；第一位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，于新世纪发布在网站上的，是上海作家陈村。他读到《上海赋》，“如遭雷击”，乃为文宣告说：“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，是我的冷血，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。”他指出：“企图中文写作的人，早点读到木心，会对自己有个度量。”因为：“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。”

**人不能单凭一篇文章认识作者，尤其是像木心先生这样丰富、深沉而多变的作者；然而有时一段词语、一句话，就能透射光芒，直指人心，先生正是这样的作家。前天，当我接到印刷厂送来的第一册木心散文集，翻阅那些我在20多年前就阅读过无数次的散文，再次感到先生是一个无解的谜――他有来路，但没有师承，他秉承内在的意志，但没有同志，长期以来，他与文学团体和世俗地位绝缘，因此没有读者，没有知音，没有掌声……这是他所追求的吗？在50多年来庞大的中国文学群体之外，我看见，这个人自始至终单独守护着、同时从不受制于五四开启的价值、精神与世界观，凭一己之身、一己之才，持续回应并超越五四那代人远未展开的被中断的命题――譬如白话文如何成熟？譬如传统汉语在当代文学的命运与可能性，譬如中文写作与世界文学的关系，譬如在种种世态与时代的变幻中怎样以文学挽救文学……我们会说，几代文学家都在寻索实践同样的命题，但现在我们有了比较的机缘：一端，是我们历来所见的庞大的中文写作；一端，是木心先生的书。我们会看见，前者所有的，木心先生那里半点无有，前者所无有的，请在木心先生书中见――我所谓的“有”与“无有”，是指什么呢？**